

上一代的故事

文／洛化

「所以……你細個嗰時……做咩㗎。」我問得很生疏，因為是第一次。

「咪撈偏囉，嗰陣時仲有咩做㗎。」他答得很隨意。

「哦……」我答得很生疏，因為是第一次。

茶杯升起裊裊白煙，綠茶味是慢的。店員吞吞吐吐著同一句不流利的日文、新聞主播無止境地覆誦已過的新聞、廚師在簾後一刀又一刀切碎一扎又一扎青蔥……

「咁嗰時呢……你阿爺死得早，游水落嚟冇耐啫。咁我冇人冇物，咪去茶記打工囉，夜晚就訓喺後巷張摺床到。咁啊……之後到六七——」

「喂！靚仔！咁夜仲喺街？唔知宵禁

呀？」領頭的警員衝進後巷。

「咩㗎，我喺呢度訓㗎㗎。」他只穿著白色背心，展現出我從未見過的囂張。

「係呀係呀，佢冇人冇物，喺呢度打工㗎咋，喂喂，喂！」那隊警員聽不到我的求情，提起短棍衝前就打。他護著頭，嘴裡嚷叫：打死我！打死我！但都被軍靴踐踏住，我幾乎聽不見。我站在一旁，看，隔著眼鏡看，隔著眼睛看。

「一個人唔好隨便出街呀嘅仔！」領頭的人扔下這句話，留下臥在後巷喘息，雙眼狠盯著面前背影的他。

他趴在地面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、呼氣……然後右手往垃圾堆一探，隨手抽出一根木棍，怒吼一聲，提起短棍衝前就打，狠狠敲向那長髮、穿牛仔褸的背影——

「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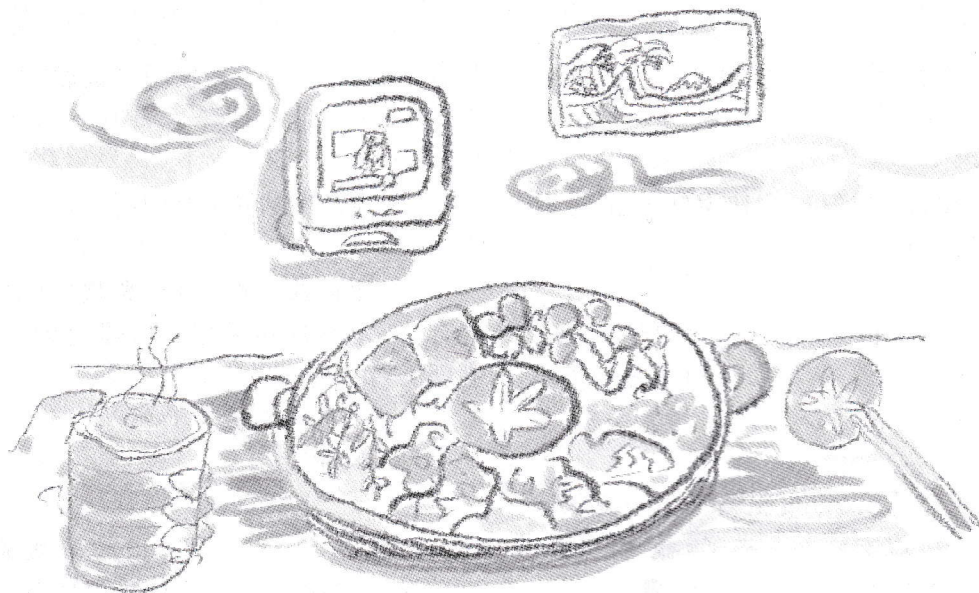
他敲
筷子一攪
啊。我舉
流入，綠

「所」

「咽」
日日喺後
打走個長
筷子，拉
擦一擦，

「你
未試過出

「有
我拉走。



「呿。」

他敲碎蛋殼，蛋清、蛋黃流進碗裡，筷子一攪，混成粘糊糊的漩渦，轉啊，轉啊。我舉起茶杯，呷一口，放下，待它慢慢流入，綠茶味是遠的。

「所以你就決定入黑社會？」

「嗰陣時，唔跟人咪畀人恰囉，你估日日喺後巷畀人打好過癮？今日我可以打走個長毛仔，聽日呢？」他從蛋液抽出筷子，拉起條條細絲，甩了幾下，在碗邊擦一擦，才斷得了。

「你老豆我算醒目嘅，點搞都好都未試過出事，有一次呀——」

「有皇氣呀，走啦仲望！」他一手把我拉走。

鐵片在黑暗中分外閃爍，一眨一眨，一個人倒下，叮叮噹噹，又一個人倒下。

「我未睇過咁嘛，點知港產片啲嘢係咪真嘅啫。」

我倆跑到樓梯口，他往窗外一看，立即拉著我伏下。

「喺，依家樓下幾部警車，我哋等啲蠢嘅出嚟去先。」他坐在牆角，緩緩用白布擦乾刀鋒的血漬。然後……

——等等，不能這樣寫，這篇散文要公開的。我想，那時的情形應該要是——

「有皇氣呀，走啦仲望！」他一手把我拉走。

鐵片在黑暗中分外閃爍，一眨一眨，一個人倒下，叮叮噹噹，又一個人倒下。

「我未睇過咁嘛，點知港產片啲嘢係咪真嘅啫。」

我倆跑到樓梯口，他往窗外一看，立即拉著我伏下。

「喺，依家樓下幾部警車，等佢哋走咗先。」他坐在牆角，緩緩用白布擦乾刀鋒的血漬，刀是撿別人的。

上下用力擦拭，直至看不見一點污漬，很好，可以安心夾食物了。我把剛擦完筷子的紙巾捏成一團，扔在旁邊。

「所以你咁就冇事？」

「梗係啦，仲幫埋啲兄弟執手尾，你老豆我不知幾醒。」

「真係咁？」

「真㗎。」

我夾著一片生牛肉，放進褐黑的壽喜燒鍋。腥紅漸漸變灰，抽起，放到嘴前才發覺，牛肉中間有一道淡淡的粉紅，是筷子夾著的地方。待牛肉重新煮熟的時候，我隨處張望，看到那漆上去的木紋牆掛著《神奈川沖浪裡》，左邊有一部電視，距離畫框五厘米，播映著新聞節目。旁邊那桌的小男孩看得很入神，半根麵條掛在嘴邊，不知是著迷於女主播，還是渴望認識世界。他父母也不理會，看新聞總比卡通好，畢竟新聞是真的，對社會有用。

茶杯已經見底，一點殘渣也沒有，我

嘴裡現在只有又甜又鹹的乾澀感，相較而言，綠茶味是弱的。

「咁你最後點樣甩身㗎。」

「你唔蒲頭，你又冇著數嘅，邊個會搵你咁。不過係啲手尾麻煩囉。」他正在咀嚼一片牛肉。

「咩手尾？」

「紋身呀。本來呢心口紋咗隻鷹，嗰陣時馬會啱啱招第一批見習騎師，我想撈返正行，就驚喺更衣室換衫嗰陣畀啲師兄弟見到，咪去洗紋身囉。但係又有錢，求其搵咗個黃綠醫生，用刀切塊皮落嚟。」

「有冇落麻醉藥？」

「我呢度邊有咁高檔嘅嘢㗎。」那醫生鄉音很重，聲音又尖又細，像針一樣。

他四肢被綁住，躺在摺床上，面色有點驚恐。

「好快過㗎咋，嚟，咬住塊布佢。」醫生左手把菜刀放在火爐上烤，右手遞出一塊抹布。

我接過抹布，把它扭成一條，放進他的嘴巴。菜刀燒得通紅，醫生警告他不要亂動，他死死闔緊牙齒，像咬骨頭的狗。

醫生把刀鋒打斜切入皮膚，右手手腕稍微一轉提起刀鋒，左手按住皮膚下

的刀刃在
皮就這層
手扔進地
竟滿手都
見一片
墨水，它

他掛
進口裡，

「好

「痛

「你

「你

「請

我

「請

「黑

「口

「口

乾澀感，相較

。」

數嘅，邊個會
「囉。」他正在

紋咗隻鷹，
見習騎師，我
換衫嗰陣畀
。但係又有
用刀切塊皮落

嘢㗎。」那醫
像針一樣。

床上，面色有

塊布佢。」醫
考，右手遞出

一條，放進他
警告他不要
骨頭的狗。

皮膚，右手手
按住皮膚下

的刀刃往右移，最後輕輕向上一挑，那層皮就這麼轉移到菜刀上，醫生厭惡地隨手扔進垃圾桶，才慌慌忙忙去拿紗布，畢竟滿手都是血了。我蹲下去找那塊肉，只見一片腥紅，看不出哪處曾被注入黑色墨水，它就這樣永遠被留在這裡。

他把生肉夾起，扔進鍋裡，幾秒後放進口裡，咀嚼，吞嚥，消化。

「好痛㗎。」

「痛成點㗎？」

「你唔明㗎喇。」

「你唔講我點知啫。」

「講完你會痛咩。」

我默默吃掉最後一塊肉，關掉爐子。

「講咁耐，其實你以前咩樣㗎。」

「點知啫，嗰陣時又有影相。」

「吓，咁我點寫呀。」

「吓，你寫咩呀？」